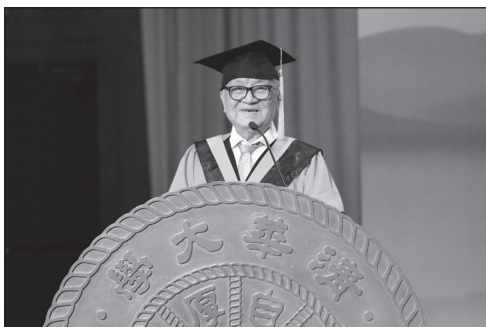


跨越七十载

○龙驭球（1948届土木）



本文是龙驭球院士在土木系2018届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，有删节。

今年是2018年，我也是8字班的毕业生，不过是1948年，毕业已经整整70年了。今天我与同学们谈谈心，讲两点回忆、几个故事。

我是湖南人，又是山里人。从小在山窝里跑来跑去，养成两点特殊性格：一是“耐烦”——有耐心，不怕麻烦，有一股锲而不舍的耐心和韧劲。二是“霸蛮”——有霸气，不服输，有一股永不服输的霸气和蛮劲。

先讲我的耐烦经历和故事。我一生经历过顺境（比较顺利）和逆境（比较倒霉）。1948年毕业，喜迎解放，意气风发。当了四年助教，1952年顺利地升为讲师，这是顺境。后来就遇上逆境了，当了26年的老讲师没有动窝。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，才由讲师越级升为教授。当时

已经52岁了，亲友学生们都替我焦急，说我创造纪录了，创造了“26年当讲师”的最高纪录。

身处人生逆境，我的对策就是发扬山里人硬脾气和软功夫：不吭声，不焦急，冷眼相对，看你怎么的？！具体做法是：采用“分身术”，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。一方面，我们每个人都在人生舞台上当演员；另一方面，我又找机会，跑到台下，去当一名观众。当观众有两个好处：一是观众看问题比较客观、理性，心情安定，不焦急。二是观众非常好奇，对剧情发展都想寻根究底，问个明白。例如：26年当讲师的纪录是不是最高纪录？有没有人打破过这个纪录？都想调查清楚。

调查情况简述如下：一，华东师大有位国学大师头戴“讲师”帽的准确记录是38年，比26年长多了。二，在古人里边，有个诗人陶渊明，他在世的时候默默无闻，没有知音。一直到600多年后的宋朝，有个苏东坡，他一边在东坡种地，一边读陶渊明的诗，对陶渊明特别欣赏。从此陶渊明才闻名于后世。

这个调查结果很有意思：我等了26年，那位大师等了38年，陶老先生却等了600多年，真有意思！

回想起我当26年讲师的经历，也是蛮有意思的。文革初期，我从农场回到清

华，看到我国科研工作全部瘫痪，与国外的差距愈来愈大，感到忧心忡忡。于是挑灯夜读，开始研究“有限元法”这门新学问。先是写讲义，后来出版新书。书很快卖完了，听说有位杰出青年买不到书，就借来一本，抄了厚厚一大本，捧着苦读，如饥似渴。有这么一位青年知音，虽然没有见过面，心里特别感动、激动。一方面，我感谢这位年轻人。这样的铁杆知音，有一个就很满足了！另一方面，我忽然觉得我发现了一个新人——就是我自己，就像苏东坡发现了陶渊明那样。心想：你这个老讲师，还真有两下子！

后来我继续研究有限元法30多年，终于在2014年过88岁生日的时候，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。这就是我的耐烦经历和故事。

再讲我的霸蛮经历和故事。“霸蛮”，就是“不服输”和“不服老”。1978年以后，我当了教授15年，到1993年我已67岁，学校叫我办理退休，成为“退休教师”，让我去颐养天年。可是我不领情，不服老，不想去颐养天年。

过了两年，1995年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学校又把我请回来，第二次成为“在职人员”。我趁这个难得机会，就把“退休老教师”这顶帽子扔了，扔到荷花池里去了。我还别出心裁，给自己做了一顶新帽子，叫做“中老年教师”。意思是说，我不是纯粹的老人，我是中年与老年的复合体。这就是我的霸蛮故事、不服老故事。

霸蛮的结果怎么样？还是颇有收获的。举个例子：1993年我第一次退休时，

发表论文数109篇，现在的论文数260篇，是原来的2.4倍。

我想，在一生中，有机会发一点蛮劲，还是不错的，这是一个“既有意义又有意思”的经历。我以自己人生感悟的歌谣作为结语：

顺境戒骄，逆境戒躁。自强不息，锲而不舍。

我的功夫是“耐烦”。

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院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

我的绝招是“霸蛮”。

书 法

○平涌泉（1968届无线电）

